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梁实秋 散文

○第三集○梁实秋著



梁 实 秋 散 文

(三)

中 国 广 播 电 视 出 版 社

梁实秋散文(三)

梁实秋 著

编选：刘天华 维辛

责任编辑：高骏

封面设计：李萌

版式设计：张智勇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制本总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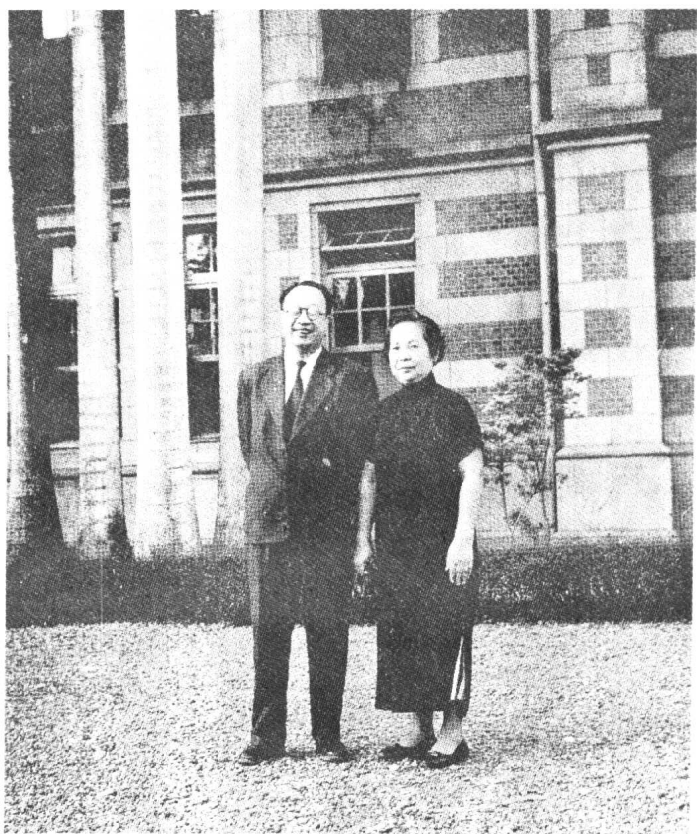
850×1168毫米大32开12印张 236千字

1989年12月第1版1991年4月第4次印刷

印数：30100—45100册 定价：6.20元

ISBN 7-5043-0242-2/1·26

梁实秋与程季淑摄于台北师范大学。



摄于快速照相亭。

一九七〇年在美國補度蜜月



一九七二年攝于台北安東街寓所。



目 录

雅舍小品三集	
书房	(3)
送礼	(7)
排队	(11)
爆竹	(15)
腌猪肉	(19)
萝卜汤的启示	(22)
喜筵	(24)
年龄	(28)
搬家	(32)

褻	(36)	饮酒	(81)
讲演	(40)	吸烟	(85)
同乡	(45)	签字	(89)
代沟	(49)	狗肉	(92)
唐人自何处来	(54)	过年	(96)
健忘	(57)	梦	(99)
暴发户	(61)	电话	(103)
嫌	(65)	饭前祈祷	(107)
饒	(69)	照相	(111)
肝	(73)	圆桌与筷子	(115)
喝茶	(77)	廉	(119)

烧饼油条	(122)	制服	(163)
雅舍小品四集		职业	(165)
让	(129)	书法	(170)
“啤酒”啤酒	(132)	厨房	(173)
守时	(136)	废话	(177)
对联	(140)	求雨	(180)
图章	(144)	一条野狗	(184)
钱	(149)	幸灾乐祸	(187)
勤	(153)	快乐	(191)
包装	(155)	北平的冬天	(194)
头发	(159)	领带	(199)

点名	(202)	教育你的父母	(241)
奖券	(205)	干屎橛	(245)
婚礼	(208)	风水	(248)
铜像	(212)	天气	(252)
计程车	(215)	礼貌	(255)
鬼	(219)	高尔夫	(259)
好汉	(223)		
球赛	(227)	实秋杂文	
偏方	(231)	利用零碎时间	(265)
窝头	(235)	养成好习惯	(269)
厌恶女性者	(238)	胖	(272)

作文的三个阶段	(275)	忆冰心	(303)
中国语文的三个阶层	(278)	看云集	
玛克斯·奥瑞利阿斯		胡适先生二三事	(319)
——一位罗马皇帝同		悼念陈通伯先生	(327)
时是一位苦修哲学家	(281)	忆沈从文	(329)
独来独往		忆杨今甫	(333)
——读萧继宗《独往集》	(288)	怀念胡适先生	(339)
一个《读者文摘》		忆周作人先生	(353)
的读者的感想	(291)	忆老舍	(359)
忆老舍	(293)	记卢冀野	(368)
悼念道藩先生	(299)		

雅舍小品三集

书 房

书房，多么典雅的一个名词！很容易令人联想到一个书香人家。书香是与铜臭相对待的。其实书未必香，铜亦未必臭。周彝商鼎，古色斑烂，终日摩娑亦不觉其臭，铸成钱币才沾染市侩味，可是不复流通的布泉刀错又常为高人赏玩之资。书之所以为香，大概是指松烟油墨印上了毛边连史，从不大通风的书房里散发出来的那一股怪味，不是桂馥兰薰，也不是霉烂馊臭，是一股混合的难以形容的怪味。这种怪味只有书房里才有，而只有士大夫人家才有书房。书香人家之得名大概是以此。

寒窗之下苦读的学子多半是没有书房，囊萤凿壁的就更不用说。所以对于寒苦的读书人，书房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豪华神仙世界。伊士珍《琅嬛记》：“张华游于洞宫，遇一人引至一处，别是天地，每室各有奇书，华历观诸室书，皆汉以前事，多所未闻者，问其地，曰：‘琅嬛福地也。’”这是一位读书人希求冥想一个理想的读书之所，乃托之于神仙梦境。其实除了

赤贫的人饕餮不继谈不到书房外，一般的读书人，如果肯要一个书房，还是可以好好布置出一个来的。有人分出一间房子养来亨鸡，也有人分出一间房子养狗，就是匀不出一间做书房。我还见过一位富有的知识分子，他不但没有书房，也没有书桌，我亲见他的公子趴在地板上读书，他的女公子用一块木板在沙发上写字。

一个正常的良好的人家，每个孩子应该拥有一个书桌，主人应该拥有一间书房。书房的用途是庋藏图书并可读书写作于其间，不是用以公开展览借以骄人的。“丈夫拥有万卷书，何假南面百城！”这种话好像是很潇洒而狂傲，其实是心尚未安无可奈何的解嘲语，徒见其不丈夫。书房不在大，亦不在设备佳，适合自己的需要便是。局促在几尺宽的走廊一角，只要放得下一张书桌，依然可以作为一个读书写作的工厂，大量出货。光线要好，空气要流通，红袖添香是不必要的，既没有香，“素腕举，红袖长”反倒会令人心有别注。书房的大小好坏，和一个读书写作的成绩之多少高低，往往不成正比例。有好多著名作品是在监狱里写的。

我看见过的考究的书房当推宋春舫先生的楫木庐为第一，在青岛的一个小小的山头上，这书房并不与其寓邸相连，是单独的一栋。环境清幽，只有鸟语花香，没有尘嚣市扰。《太平清话》：“李德茂环积坟籍，名曰书城。”我想那书城未必能和楫木庐相比。在这里，所有的图书都是放在玻璃柜里，柜比人高，但不及栋。我记得藏书是以法文戏剧为主。所有的书都是精装，不全是 buckram（胶硬粗布），有些是真的小牛皮

装订 (half calf, ooze calf, etc), 烫金的字在书脊上排着队闪闪发亮。也许这已经超过了书房的标准, 微近于藏书楼的性质, 因为他还有一册精印的书目, 普通的读书人谁也不会把他书房里的图书编目。

周作人先生在北平八道湾的书房, 原名苦雨斋, 后改为苦茶庵, 不离苦的味道。小小的一幅横额是沈尹默写的。是北平式的平房, 书房占据了里院上房三间, 两明一暗。里面一间是知堂老人读书写作之处, 偶然也延客品茗。几净窗明, 一尘不染。书桌上文房四宝井然有序。外面两间像是书库, 约有十个八个书架立在中间, 图书中西兼备, 日文书数量很大。真不明白苦茶庵的老和尚怎么会掉进了泥淖一辈子洗不清!

闻一多的书房, 和“闻一多先生的书桌”一样, 充实、有趣而乱。他的书全是中文书, 而且几乎全是线装书。在青岛的时候, 他仿效青岛大学图书馆庋藏中文图书的办法, 给成套的中文书装制蓝布面, 用白粉写上宋体字的书名, 直立在书架上。这样的装备应该是很整齐可观, 但是主人要作考证, 东一部西一部的图书便要从书架上取下来参加彙祭的行列了, 其结果是短榻上、地板上, 惟一的一把木根雕制的太师椅上, 全都是书。那把太师椅玲珑帮硬, 可以入画, 不宜坐人, 其实亦不宜于堆书, 却是他书斋中最惹眼的一个点缀。

潘光旦在清华南院的书房另有一种情趣。他是以优生学专家的素养来从事我国谱牒学研究的学者, 他的书房收藏这类图书极富。他喜欢用书护, 那就是用两块木板将一套书夹起来, 立在书架上。他在每套书系上一根竹制的书笈, 笈上写

着书名。这种书笈实在很别致，不知杜工部《将赴草堂途中有作》所谓“书笈药里封尘网”的书笈是否即系此物。光旦一直在北平，失去了学术研究的自由，晚年丧偶，又复失明，想来他书房中那些书笈早已封尘网了！

汗牛充栋，未必是福。丧乱之中，牛将安觅？多少爱书的人士都把他们的苦心聚集的图书抛弃了，而且再也鼓不起勇气重建一个像样的书房。藏书而充栋，确有其必要，例如从前我家有一部小字本的图书集成，摆满上与梁齐的靠着整垛山墙的书架，取上层的书须用梯子，爬上爬下很不方便，可以充栋的书架有时仍是不可少。我来台湾后，一时兴起，兴建了一个连在墙上的大书架，邻居绸缎商来参观，叹曰：“造这样大的木架有什么用，给我摆列绸缎尺头倒还合用。”他的话是不错的，书不能令人致富。书还给人带来麻烦，能像郝隆那样七月七日在太阳底下晒肚子就好，否则不堪衣鱼之扰，真不如尽量把图书塞入腹笥，晒起来方便，运起来也方便。如果图书都能作成“显微胶片”纳入腹中，或者放映在脑子里，则书房就成为不必要的了。

送 礼

俗语说：“官不打送礼的。”此语甚妙。因为从前的官不是等闲人，他是可以随便打人的，所以有人怕见官，见了官便不由的有三分惧怕，而送礼的人则必定是有求于人，惟恐人家不肯赏收，必定是卑躬屈膝春风满面、点头哈腰老半天，谁还狠得下心打笑脸人？至于礼之厚薄倒无关宏旨，好歹是进帐，细大不较，收下再说。

不过送礼的人也确实有些是该打屁股的。

送礼这件事，在送的这一方面是很苦恼的一个节目，尤其是逢时按节的例行送礼。前例既开，欲罢不能。如果是个什么机构之类，有人可以支使采办，倒还省事。采办的人在其中可以大显身手。礼讲究四色，其中少不得一篮应时水果，篮子硕大无朋，红绳缎带，五花大绑，一张塑胶纸绷罩在上面，绷得紧，系得牢，要打开还很费手脚。打开之后，时常令人叫绝。原来篮子之中有草纸一堆坟然隆起，上面盖着一层光艳照人的苹果、梨、柑之类，一部分水果的下面是黑烂发霉的。四色